

陳懷孟冲著

清史要略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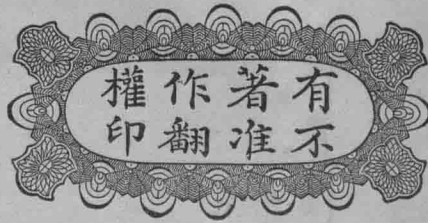
陳懷孟冲著

清
史
要
略

中華書局出版

1931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清史要略 (全一冊)

◎ 定價銀一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陳懷孟 冲

發行者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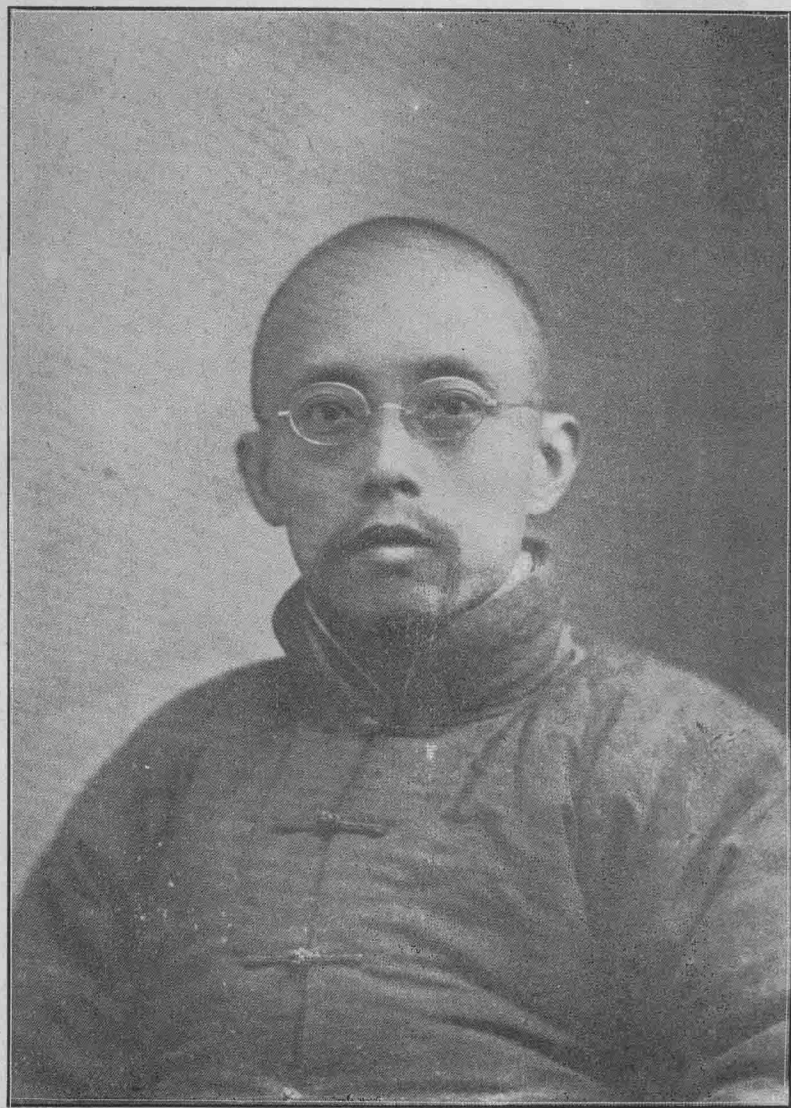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著者陳懷教授

清史要略

目錄

第一編	崛興時期	一
第二編	隆盛時期	三一
第三編	衰弱時期	一〇七
第四編	滅亡時期	一九九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清史要略

瑞安陳懷孟沖著

第一編 崛起時期

第一章

清之興，自滿洲始。滿洲建國，自古唐虞時，有肅慎氏者，來獻弓矢；成周之初，數入朝貢；後漢時，亦稱挹婁；北魏之世，析爲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總謂之勿吉。而隋唐以來，稱爲靺鞨，則南北方言譯轉之異也。七部之中，粟末、黑水爲強。唐睿宗時，有大祚榮者，爲粟末部長，國勢大張，羈縻黑水以下諸靺鞨部，受中國封爲渤海郡王，後遂改國號爲渤海。至後唐明宗時，爲契丹所滅。渤海之衰，靺鞨、黑水部次第恢復其舊土，曰女真氏，金之始祖也。清之先卽爲女真之別部。當遼金末造，有布庫里雍順者，始建國於滿洲，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之野，姓曰愛新覺羅氏。愛新，滿洲語爲金，覺羅謂族，言出金族也。居鄂多理城，衆頗歸之。

奉爲貝勒。是爲清之始祖。其後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之，戕其宗。有范察者，遁荒野以免。數傳至孟特穆，受明封爲建州左衛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有恢復之志，以計誘其先世讎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誅其半以雪祖仇，釋其半以爲用，遂定居赫圖阿拉，卽建州左衛地也。後稱興京。孟特穆死，後追諡曰肇祖。孟特穆之孫福滿，後追諡曰興祖。福滿之第四子覺昌安，後追諡曰景祖。覺昌安之第四子塔克世，後追諡曰顯祖。覺昌安與塔克世，皆雄才有大略。是時有尼堪外蘭者，故覺昌安部人也，居圖倫城，陰結明寧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覺昌安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覺昌安聞警，恐女孫被陷，偕塔克世往救之。尼堪外蘭給城中人使殺其主出降，并害覺昌安父子。塔克世長子努爾哈赤，有武略，善騎射，國人稱曰聰睿貝勒。聞父祖遇害，大慟，怒詰明邊吏。明許歸覺昌安父子喪，封努爾哈赤爲龍虎將軍，襲職建州左衛都督，而迄不允執送尼堪外蘭。或曰覺昌安父子實爲明李成梁所殺，嫁其禍於尼堪外蘭，故不允執送尼堪外蘭。努爾哈赤日夜飲憾，以復讎爲念。至明萬曆十一年，大發兵攻圖倫城，卒殺尼堪外蘭以歸。明自是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

五匹，并許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通互市。十五年，復征哲陳部，克之。十六年，又克完顏部，於是滿洲環境五部皆服。十七年，又收鴨綠江部，疆域日廓。二十一年，又收珠舍哩訥殷二部，繼又連滅輝發、烏拉、哈達三部。哈達爲明之南關，至是被併，滿洲之國勢益盛。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遂稱帝於滿洲，建元天命。時滿洲諸鄰部多漸併滅，惟有葉赫部爲明之北關，恃明援不下。努爾哈赤大怒，定計先挫明兵，次攻葉赫，乃書七大憾以誓天，其略曰：明邊吏輕用尼堪外蘭之謀，無故啟釁，害我祖父。憾一；明不守盟約，逞兵越界，以助葉赫。憾二；明邊民每歲踰境行竊，依約當殺，而明以擅殺詞，脅取十人，抵罪邊境。憾三；明越境以兵衛葉赫，將我次子代善已聘之葉赫女，改適蒙古。憾四；我國人民於柴河、三岔、撫安等路，累世在此，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憾五；葉赫渝盟召釁，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詬詈，肆行陵侮。憾六；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旣被征服，明又脅復其國。憾七；遂大舉伐明，毀撫順城。明遊擊李永芳出降。明分中路二軍，南北路各一軍，合兵二十四萬來攻。努爾哈赤與戰於薩爾滸城。明中路二軍先敗，努爾哈赤乘勝連破明南路北路軍，而進破葉赫。明北關又失。時天命四年，爲明萬

曆四十七年也。於是遼河以東七十餘城俱下，遂遷都瀋陽。是時清威力所及，南至朝鮮，東北盡瀕海諸境，內修文治，外興武功，制文字，定八旗之制，每有征戰，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事無不舉。於是白山黑水之鄉，王業日盛，比於豐鎬京焉。後至天命十一年，爲明天啟六年，努爾哈赤又大舉伐明，入寧遠，爲寧遠道袁崇煥等所敗，傷崩於瀋陽，戮雞堡行次，年六十八。後追諡曰武皇帝，尋改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第八子皇太極立，改元天聰。是時，明以奸閹用事，誅戮賢士，無遺類。先後經略大臣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皆善知兵，爲滿人所深忌，而皆以讒言獲罪，使廷弼傳首九邊，崇煥罹於極刑，承宗亦無辜罷黜。良將旣盡，羣盜並起，明之內亂如此，不待清之入，識者早知明之必亡矣！皇太極承努爾哈赤之遺業，而益修武備，屢舉兵伐明。天聰六年，明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師來降。明年，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亦降。有德、仲明、可喜皆明總兵，毛文龍養孫，時毛文龍爲袁崇煥所殺，故皆叛降。有德、仲明爲滿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八年，貝勒多爾兗，太祖第十四子也，征察哈爾，獲傳國璽，文曰：制誥之寶。蓋元順帝逃沙漠時所

遺也。諸貝勒大喜，以爲天賜，乃號瀋陽爲盛京。用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等議，更定部院官制。十年，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是時，蒙古、朝鮮皆內附，益大舉兵伐明。崇德二年，多爾袞與明督師盧象昇戰於保定，盧象昇死之。六年，敗明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等兵十三萬於松山，承疇以下皆被擒，民仰不屈死，承疇降。時北京傳承疇陣歿，明帝大慟，賜御祭，尋聞生降，大憤。明國大震，而又有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之亂，明由是益不能從事關東矣。八年，皇太極崩，年五十八，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第九子福臨立，改明年爲順治元年。時明崇禎十六年也。福臨卽位，年方六齡，幼主在上，國有大喪，無餘力以謀人國，使明之君臣稍能善撫其民，致力於內亂，明之天下尙可以久存也。而明當是時，征稅繁重，民不堪命，而朝廷復厲行殺戮，以威羣下，搢紳之獄，背項相望，甚於萬曆，民怨於下，而君不知，天變於上，而人不問，天下大亂。於是李自成以崇禎十七年三月犯闕，廷議復盡撤關外城守，而召寧遠總兵吳三關統邊兵入衛，三桂行至豐潤，而京師已陷，天子自經，李自成僭卽帝位，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三桂猶預不敢進，自成脅其父襄使招之降，三桂已許之。俄聞自成部將劉宗敏奪其愛妾陳圓圓，三桂

大怒，決計棄父降清。遣使奉書於清睿親王、大將軍多爾袞，乞師討自成。清召大學士范文程等決策進取。文程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戮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揆其敗道有三：逼隕其主，天怒矣；刑僇搢紳，士憤矣；掠民貲產，淫人妻女，火人廬舍，民憾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討之，兵以義動，何功不成？」遂大發兵從三桂攻自成，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所向效順，羣寇潰散。自成敗，盡屠吳襄家，輦輜重西去。多爾袞入京師，以禮改葬明崇禎皇帝。初，崇禎帝崩，李自成命載其屍於宮扉，殮之以柳棺，置於東華門外篷廠。翌年，始有昌平布衣趙一桂等，醵錢三百四十千文，穿故妃之壙而葬焉。故多爾袞爲之改葬之，諡曰懷宗。端皇帝令臣民服喪三日，迎順治帝於奉天，遷都北京，而明遂亡。時爲順治元年五月也。是時，明之銳師尙布滿天下，而江南數萬里之地，河山如故，生聚未衰，勤王百萬，數日可集，取自成如反手，而三桂乃拱手以畀之。清太祖氏三百年之祚，隕於一旦，三桂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國之興亡，皆天也不然，清太祖努爾哈赤之起，不過遺甲十三領，兵百人，遂得滅尼堪，外蘭克完顏，破明軍，扼奉天，以

爲根據地，太宗皇太極更征服朝鮮，經略蒙古，至是，遂統一華夏，何興之暴也？李自成既敗走，由山西入陝西，清命英親王阿濟格率吳三桂尚可喜等，豫親王多鐸率孔有德等，分兩路進攻自成。自成前後受敵，出走湖廣，阿濟格與吳三桂等又連追之。自成連敗，走延寧蒲圻，至通城，餘二十餘騎，掠食九宮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集，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時順治二年九月也。其妻高氏及其殘衆三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自成既伏誅，張獻忠尙據四川，以成都爲根據地。初，李自成陷京師，僭帝號，獻忠亦僭號於成都，國號大西，改元大順，名成都曰西京。遣諸將分屠諸郡邑，慘無人道，全蜀數千里無人跡。至是，李自成走死，清命肅親王豪格帥師進征張獻忠於四川，獻忠部將劉進忠以保寧降，爲清嚮導，清師連追至西充。鹽亭間之鳳凰坡，與獻忠遇，發矢射殺之，磔其屍，遺黨俱潰走滇南。其妻陳氏又招集餘衆，走貴州，入遵義，駐桃花洞，爲其黨所焚死。明之流寇，悉爲清所平。時順治三年十二月也。

第二章

清既定鼎燕京，入主中原，而明北京亡，明太子慈烺又棄市，而黃河以南，猶擁立諸藩，奉明正朔。當明崇禎帝殉國，耗至南京，時明神宗孫福王由崧、穆宗孫潞王常澂，皆避難至江淮。明諸臣議所立，潞王賢而疏，福王昏而親。兵部侍郎呂大器等主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等主立親，互相爭，取決於兵部尚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以馬士英方握兵柄，不得已定議迎立福王，始稱監國，尋卽帝位，改元弘光，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命兵部侍郎左懋第往清，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鴻臚寺廳，哭奠三日，盡哀。清招之降，不屈死。南京旣建國，馬士英以擁戴功入閣爲相，出史可法督師江淮。南京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上疏，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等語。朝野以爲名言。時江南之地數萬里，皆尙爲明有，畫江自主，未嘗不可爲晉中宗宋高宗，而督師史可法又慷慨誓必死。清攝政王多爾袞移書可法，取銷帝號。可法報書，歷引史事以折之，忠肝義膽，照映日月。可法爲人廉信，與下均勞苦，其督師也，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日夜涕泣，以復仇雪恥爲己任。又得高傑、黃得功、左良玉等相與輔助之，皆健將也，而乃爲相臣馬士英所制，不得志。士英故仇東林黨。

人執政之初，卽首翻黨議，起用閹黨阮大鍼，相與搏擊正人，以洩其宿忿。於是賄賂公行，秕政交作。一時善類如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皆先後引去，加以福王荒淫日事聲色，小朝廷復因以大亂。故雖以史可法之忠藎激發，力圖恢復，而迄不能爲明社效一朝夕之力。清兵南下，萬衆土崩。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清豫親王多鐸師入揚州，高傑、左良玉皆已陣亡。史可法力戰死，遠近聞之，莫不痛惜。至比之宋之文天祥云：一時吏民死節者無算。多鐸軍留屠十日而南。福王走蕪湖，士英、大鍼出走杭州。清師與明叛將劉良佐追福王至蕪湖，黃得功中流矢歿，總兵田雄執福王以降。明南京又亡。時順治二年五月也。是時，潞王常渚在杭州亦降。是年六月，明兵部尙書張國維、大學士 朱大典、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舉人張煌言，諸生王翊等，又擁立明太祖十世孫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遊擊張名振等以海軍應，剡 錢塘江東岸以自守。魯王令譽宿著浙東義士輸誠者不少。黃宗羲兄弟與朱永佑、吳鍾巒等皆從之。閏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等，又擁立明太祖九世孫唐王 聿鍵卽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尊弘光帝曰聖安皇帝。唐王在明季諸藩中最

好學，有氣節。當崇禎帝時，憤明將亡，願蠲金築城，率勤王師，爲天下倡義。是其心昭天地，盟鬼神矣。崇禎帝降詔切責，廢唐王爲庶人而錮之。嗚呼！崇禎帝亦可謂謀之不臧者矣！崇禎帝鑒於成祖宸濠之變，而抑唐王殆甚，不亦惑乎？至是，唐王立爲帝，歸附者頗衆。何騰蛟總督湖廣，楊廷麟守贛，各擁衆數十萬，亦皆翼戴唐王，受爵命。且各疏請王鎮其地。是時，唐藩領土，自福建、兩廣、雲貴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時有靖江王亨嘉者，亦明太祖十一世孫，世封桂林。聞南京破，亦起兵，自稱監國。唐王執殺之。唐王遣人頒詔於浙東，欲與魯王通好。時馬士英、阮大鍼自杭州至紹興，魯王部將方國安聽其鼓噪，縱兵劫閩使，盡奪其糧餉，且檄數唐王罪。於是閩浙衝突，而唇齒之勢離矣。明年，福王潞王同遇害於北京。是時，江浙之間，民兵四起。嘉定則侯峒曾、黃淳耀等，江陰則閻應元、陳明遇等，松江則陳子龍、夏允彝等，吳江則吳易、孫兆奎等，績溪則金聲、江天一等，常熟則嚴斌、項志寧等，徽州則溫璜、吳應箕等，太湖則陸世鏞、任源遂等，太倉則王湛、蔡仲昭等，崑山則王佐才、顧炎武等，崇明則田仰、荆本徹等，寧國則邱祖德、錢龍文等，餘姚則孫嘉績、熊汝霖等，會稽則鄭遵謙、于穎等，嘉興則屠家美、錢

秉起等，泰和則劉士楨、劉穉升父子，新城則李翔、徐伯昌等，而又有朱盛瀝、盧象觀等奉瑞昌王於宜興，金有鑑、王期昇等奉通成王於長興，夏萬亨、艾南英等奉益王於建昌。其餘尙不知凡幾，各集衆自保，效死弗去。或通表唐王，受其封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魯、唐二藩亦藉以阻清軍之南下。然大率起於倉猝，未經訓練，餉械又皆苦於不足，率旬月卽敗。諸主謀者亦皆先後死。惜哉！然而不恤屠戮之慘，矢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故主謀恢復，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事雖不成，其義實有足多者。唐王之立也，鄭芝龍兄弟與有力焉。福州建國，芝龍兄弟爲侯伯，最擅權，使王不能大有所爲。芝龍又陰通款於清，王知不足恃，欲棄閩中，贛而入湘，次延平。清貝勒博洛師入自衢州，南下至仙霞關，二百里間，空無一人，亦芝龍受清意撤之也。王急走汀洲，載書十餘篋以自隨，清兵追及之，王被執，至福州，不食而殂。黃道周先是被執於婺源，不屈死。芝龍降清，時順治三年八月也。是時，魯王紹興已失守，部將方國安謀執王以獻清，魯王遁入海，督師張國維等死之。江、浙、閩、贛諸省遂悉歸清，而湖廣之間尙有崎嶇危難之中，收拾灰燼之餘，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則何騰蛟，廣則瞿式耜。唐王敗，明兵部侍郎瞿式